

[中国科技教育史话]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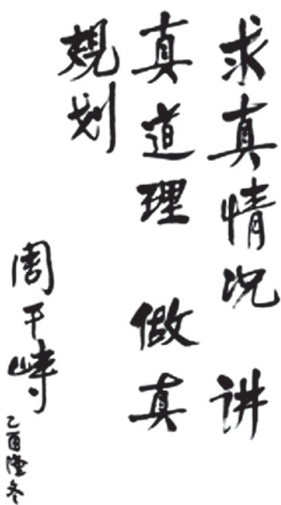
两院院士周干峙 八四春秋 兢兢业业谋规划 建筑大师老教授 六十甲子 孜孜不倦育后昆

文_王渝生

王渝生，中国科学院理学博士，教授，博士生导师，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，中国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协会副理事长，中国科技馆研究员、原馆长。



周干峙参加规划论证活动



周干峙题词

2014年6月28日，是中国科学院院士、中国工程院院士，原建设部副部长、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周干峙84周岁诞辰。“七十三、八十四，阎王不请自己去”，1930年6月28日出生于苏州的周干峙，2014年3月14日在北京逝世，距离84周岁仅仅差了3个月。

记得几年前我时任中国科技馆馆长，中国科技馆新馆建设上马，鉴于周干峙在建筑界的崇高威望，我们聘请他为建筑设计方案评委会主任。评审那天，所有评委见到他都毕恭毕敬，一口一声“周老师”、“周教授”。原来，周干峙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，曾在清华、北大、燕京3校工作，后又长期担任清华兼职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建筑师，评委会中有一大半都是他的学生。周干峙在评委会上强调中国科技馆新馆作为国家科技馆，其建筑风格一定要庄重朴实、着正装，不搞奇装异服，还得要有科技含量、民族元素。结果评委会选中的方案是一个鲁班锁的造型，工程竣工后，获得我国建筑最高奖——鲁班奖。

周干峙是我国著名的城市规划专家，曾负责编制西安市总体规划、天津市重建规划、唐山市地震后的恢复重建规划、深圳市总体规划等重大规划项目。他是《城市规划法》的主要起草人，是中国技术政策中有关城乡建设部分的主编，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等诸多重大奖项。

20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中期，周干峙主要完成国家指派的城市规划任务，研究城市规划建设中的一系列相关问题。

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，周干峙的工作重点是搞研究和管理，先后在国家城市建设总局城市规划研究所、天津市规划局、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任职。

80年代，周干峙到国家建设部当副部长，分管城市建设、交通、科技、园林绿化方面的行政管理和政策制定工作。

90年代，周干峙从行政岗位上退下来之后，一直在部里担任特邀顾问，进行有关中国城市化、大城市交通、城市园林绿化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等研究工作。



周干峙参加方案评审会

完成了全国政协办公楼的规划设计和一些典型的城市设计，以及众多的城市规划咨询服务工作，并在母校清华大学每年保持指导2~4名研究生。这可以说是周干峙人生的第4个阶段，和前3个阶段一样，他依然辛劳、忙碌。

60多年时间里，除了带学生、培养人才，周干峙一直工作在城市建设与规划一线，共和国建筑规划史上的重大事件——从“一五”计划的“156项重点工程”到中国第一部城市规划法的起草……周干峙几乎从未缺席。

周干峙作为苏州籍院士、著名城市规划专家，在60多年时间里为苏州和全国的保护发展殚精竭虑，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，苏州提出了干将路改造的设想。作为国务院公布的第1批历史文化名城，古城内搞这样大的工程是否可行？消息一出，各界议论纷纷，当时苏州建设部门的领导专门去了北京，向周干峙汇报、请教。

周干峙请了一批城建、古城保护的权威专家，如吴良镛、阮仪三等，对方案进行研究。在分析了具体情况后，周干峙说服了多数专家，支持市领导对干将路进行改造。他认为，保护不等于什么也不能动，干将路改造不仅是改善交通的需要，也是水、电、气等基础设施更新的需要。不改造，古城的生活、经济发展都将受到严重制约，但改造的同时，古城的风貌要好好保护。

在他的指导下，干将路按“两路夹

一河”的方式进行改造，沿线新房子的高度、色彩、形式等，也都进行了控制。工程竣工通车时，他还用毛笔即兴题写了一首诗：“古城无价宝，古画难添描。不得已改造，力求保风貌。”

早在干将路改造之前，1986年周干峙参与制定的《苏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》已经规定，苏州古城区的建筑不得高于24米。这对苏州古城风貌也起了很好的保护作用。

除了担任国际建筑师协会（UIA）理事、中国建筑学会理事，周干峙还是国内多个学术团体的负责人，主要是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理事长、中国风景园林学会理事长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常务理事、中国房地产和住宅研究会会长、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专家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、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。他还是世界屋顶绿化协会名誉主席、中国紫禁城学会名誉会长。

在为人处世方面，周干峙虽然身为部级官员，却为人平和，毫无架子，甚至还骑着自己的小三轮车去外面会客。但在原则问题上，他却是少见的“直言不讳”。遇到一些地方政府出于政绩考虑的盲目建设，周干峙往往会站出来不留情面地尖锐批评。

周干峙对经济、建筑、文化的关系有深刻的见解。他说，经济发展到一定的地步，人们一定会反过来追求文化，这就是经济规律。在迅速发展的二三十年间，多少城市的人文风貌湮灭在这个规律里，而苏州用自己的城市哲学超脱了。苏州曾经对要不要建机场进行过讨论，周干峙说：世界上有些城市还不欢迎机场呢。“瑞士首都伯尔尼就没有机场，老百姓反对，他们不希望机场破坏这个城市的宁静。”他这样说，但是走出伯尔尼不远就有有机场，一点也不影响这个城市空中交通的便利性。

“苏州要不要建机场，这个话题我们不妨换一种说法：苏州怎样利用机场让我们更方便。”周干峙觉得，上海虹桥机场的改造翻新，对苏州就是个大利好。

苏州城东1小时就能到达虹桥机场，相比之下，北京尽管有机场，有的地方赶到机场还不止1小时，而且北京机场周边的居民还要忍受噪音的干扰。“造高楼就是现代化，造机场就是进步，这观念太落后了！”周干峙很不客气地说。

周干峙的城市梦想是在苏州享受慢生活。

“苏州本来就不一样。”周干峙说，不要说限高是他的念头，那是很多专家参与的；也不要说IFLA会议是因为他而来到苏州，“苏州园林甲天下”是不争的事实。但苏州于他显然是一个不一样的城市。尽管从懂事起就已经离开苏州，但他一直以来对苏州的印象就是一个生活的城市。“现在说，城市让生活更美好，苏州那时候就是个生活美好的城市，无论是居住还是饮食。”

他并不很在乎苏州的GDP，而是更在乎这个城市的文化和鲜明的面孔。因为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地步的时候，人们不再需要GDP或者高楼、机场这种东西来装点门面，人们需要的是回归到一个城市的本意，就是能让自己生活得好。“欧洲人现在很流行一个词，叫做‘慢生活’，苏州就应该向慢生活发展。”“我希望苏州的未来有更好的生活条件，有更好的教育，成为一个非常有文化的城市。”他说苏州这些年的规划，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一个样板，让别的城市少走弯路。

周干峙语重心长地说过：“中国正面临着一个新的城镇化历史发展阶段，我们的建筑工程、城市建设也都正面临着人类史无前例的一个机遇。”

“建筑活动可以古老到跟我们的文明发展一样，人类从有了文明生活开始就有建筑。顾名思义，建筑就是造房子，后来房子有了要有村子，村子有了要建城市。建筑跟其他文明发展一样，也在不断地变化、不断地提高。到现在为止已成为一门较大的综合性学科。”这已经成为了周干峙的经典语录。■